



文選卷第五十九

梁昭明太子選

唐森郎李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虞美洋上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

碑文下

王簡棲頭陀寺碑文一首

沈休文齊安陸昭王碑文一首

墓誌

任彥昇劉先生夫人墓誌一首

碑文下

頭陀寺碑文一首

天竺言頭陀此言斗勤

王簡棲

臨沂人也

詞巧麗為世所重起家郢州從事征南記室天監四年卒碑在鄂州題云齊國錄事參軍琅邪王中制製

蓋聞挹朝夕之池者無以測其淺深

家語曰孔子觀於

器焉使弟子挹之水毛萇詩傳曰挹鄭也漢書枚乘上書吳王曰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挹朝夕之池相子新論子貢

謂齊景公曰臣之事仲丘譬如渴而操杯就江海飲而飲滿而去又焉知江海之深乎挹於入切鄰勾愚切似

蒼蒼之色者不足知其遠近

莊子曰天之蒼蒼其正色

詩外傳子貢謂景公曰臣

終身戴天不能知其高况視聽之外若存若亡心行

之表不生不滅者哉

僧肇涅槃論曰視聽之所不既且四

有若亡援而用之沒代不忘空道生曰心行心所是以行之行也維摩經曰畢竟不生不滅是無常義也是以

掩室摩竭用啓息言之津

華嚴經曰佛在摩竭提國寂

寂滅無言也僧肇論曰釋迦掩室於杜口毗邪以通得

意之路至理幽微非言說之所及掩室摩竭示寂滅以

毗邪離菴羅樹園佛告文殊師利汝行詣維摩詰問疾

文殊師利問維摩詰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時維摩

詰默然無言文殊師利嘆曰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

語言是眞入不二法門僧肇論曰淨名杜口於毗邪莊

子曰言者所以在意然語彞倫者必求宗於九疇談陰

也得意而忘言也陽者亦研幾於六位明言之用也尚書武王訪于箕子

曰我不知彞倫攸叙周易曰夫易所以極深研幾也又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王弼曰六位致此顯言之功也周易曰易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又曰神者妙萬物而為言

者也孝經鉤命決曰地以舒形萬象成載言言之不可

類曰悟心曰解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言之不可

以已其在茲乎言所以識物悟太極者皆藉言明之不

曰子若無言吾或失子矣然文繫所筌窮於此域也

繫繫辭也因文以立辭亦因辭以明理也故文繫之所

明窮生死於此域也莊子曰筌所以得魚得魚而忘筌

筌捕魚之筌莊子以之喻言大則稱聲謂所絕形乎彼

智度論曰三乘以生死為此岸則稱聲謂所絕形乎現

岸矣至如涅槃之彼岸矣僧肇論曰玄極無名稱謂所絕現

鄭玄禮記注曰稱猶言也王逸楚辭注曰謂說也涅槃

山離諸恐怖多受安樂彼岸山者喻於如來受安樂者

喻於常住大高山者喻大涅槃也大智度論曰亦以涅槃

盤為彼彼岸者引之於有則高謝四流推之於無則俯

岸也彼岸絕乎無謂者若引之而入有則去四流而

弘六度現無若推之而入無則弘六度以明有僧釋肇

維摩經注曰不可得而有不可得而無者其唯大乘乎

何則欲言其有無相無名欲言其無方德斯行故雖無

而有無相無名故雖有而無然則言有不乖無言無不

乖有也魏都賦曰高謝萬邦大智度論曰欲流有流無

明流有見流三國名臣頌曰俯弘時務瑞應經曰行六

度無極布施持戒忍辱精進一心智慧諸經以一心為

也名言不得其性相隨迎不見其終始法離有無豈名

形象豈隨迎之可見維摩經維摩詰曰法無名字言語

斷故法無形相如虛空故法同法性入諸法故法相如

是豈可說乎空道生曰法性者法之本分也法相者不

事之貌也老子曰隨之不見其後迎之不見其首不

可以學地知不可以意生及其涅槃之蘊也經曰昔住

孝地佛常教化言我法能離生老病死究竟涅槃勝鬘

經曰音生身無漏業生依無明任學地謂三果意生謂

菩薩言能變化生死隨意往生法華經曰諸佛弟子衆

皆如舍利佛盡思共度量不能測佛智不退諸菩薩亦

復如是不能知周易曰乾坤其易夫幽谷無私有至斯

之蘊邪韓康伯注曰蘊淵奧也

響洪鍾虛受無來不應周易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尚

無私為馬四方皆伐無私與焉論衡曰呼於坑谷之中

響立應札記曰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

故聲大也文子曰虛無不受靜無不持牽秀相風賦曰

何適莫之足嬰况法身圓對規矩冥立斯對而無不

周也勝影曼經曰涅盤界者即是如來法身僧肇論曰法

身無像應物以形千難殊對而不干其慮札記曰古之

君子周旋中規折旋中矩僧肇維一音稱物宮商潛運

摩經序曰冥灌無謀而動與事會維摩經曰佛以一音演說法

維摩經曰佛以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脫也

周易曰稱物平施漢書曰聲者宮商角徵羽也

如來利見迦維託生王室經注曰諸法性空運金剛般若

謂之為如會如解故名如來從此中來故曰如來瑞應

經曰善人曰妙迦維羅衛者天地之中維羅衛國父王名

曰靜夫人曰妙迦維羅衛者天地之中維羅衛國父王名

大人左氏傳曰會憑五衍之軌拯溺逝川

于兆謀王室也僧肇論曰驪

乘五衍之安車五衍五乘天竺二言衍此言乘五乘一人

二天三聲聞四辟支佛五菩薩今碑本以為憑四備之

軌蓋梁代諱衍故改焉左氏傳曰楚子王使闕勃謂晉

侯曰請與君之士戲君憑軌而觀之說文曰出溺為拯

論語曰子在川

上曰逝者如斯

無量佛道是菩薩

之夷塗大品經說

正精進正念正定

世喪道矣道喪世

捷感而遂通玄關幽

幽關忽其離建玄風暖以雲

寂然不動感而遂

於遙源濬波酌而

此由行不捨之檀

也

所由行不捨之檀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捨故大士之捨見不施之捨者及於衆生斯為不捨以茲而施故羣有俱治大品經曰不施不慳是名檀波羅蜜僧肇論曰賢劫稱無捨之檀成具美不為之為也天竺言檀此言布施波羅蜜此言到彼岸也羣有謂有色無色有想無想以其不一故曰羣有僧肇唱無緣之慈維摩經注曰鏡羣有以通玄而物我俱一

**而澤周萬物**夫行慈者以衆生為緣衆生為緣則慈無所寄故大士之慈離於衆相離相行慈無

為無緣無緣生慈是為真實以斯而唱則物無不周濕盤經曰得諸善薩無緣之慈僧肇論曰禪典唱無緣之慈思益演不知之知泥洹經曰無緣者不住法相反衆生相釋道安曰解從緣散周易曰智周萬物而道濟天

**下演勿照之明而鑒窮沙界**夫以明照物明盡則照窮而廣照何止鑒窮沙界乎僧肇論曰至人虛心實照理無不統而靈鑒有餘金剛般若經曰諸道主機之權而

**功濟塵劫**以機謂機心也權方便也夫以機心導物物所

無得而得斯為真得故勿照之明斯為真明矣演真明而廣照何止鑒窮沙界乎僧肇論曰至人虛心實照理無不統而靈鑒有餘金剛般若經曰諸道主機之權而

恒河所有沙數佛世界如是寧為多不**導主機之權而**

無幾之智何止功濟塵劫乎僧肇論曰至人灰心滅智內無機照之勤辨亡論曰魏氏功濟諸華法華經曰如人以力磨三千大千土復盡末為塵一時義遠矣能事

畢矣周易曰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又曰四營然

**後拂衣雙樹脫屣金沙**左氏傳曰叔向拂衣從之涅盤

阿利羅拔提河邊婆羅雙樹間爾時世尊臨涅盤史記武帝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拔

沙河一名金**惟恍惟惚不皦不昧莫繫於去來復歸於無**

物老子曰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王弼曰恍惚無形不繫

復歸於無物鍾會曰光而不耀濁而不昧繩繩不可言擊泥泥乎無物薄也微妙難名終歸於無物維摩經曰

法無去來常不住故僧肇曰法若住則從未到現在從

現在未過去遙三世則有去來也以法不常住故也

**因斯而談則棲遑大千無為之寂不撓焚燎堅林不盡**

因斯而談則棲遑大千無為之寂不撓焚燎堅林不盡

因斯而談則棲遑大千無為之寂不撓焚燎堅林不盡

之靈無歇大矣哉答賓戲曰聖哲治之棟宇大千者謂

為一世界千三世界為大千世界維摩經曰夫出家者為無

至法瑞應經曰吾虛心樂靜無為無欲僧肇維摩經曰佛以

日寂謂寂滅常靜之道廣雅曰撓亂也涅槃經曰佛以

千疊纏裹其身積眾香木以火焚之僧祇律曰如大涅槃

盤經說世尊向熙連禪河力士生地堅固林雙樹間般

涅槃於天冠塔邊聞維僧肇維摩經注曰無實相無法

常住故盡法華經曰方便見涅槃而實不滅度常住此

說法正法既沒象教陵夷曇無羅護曰釋迦佛正法住

既沒陵夷已見上文穿鑿真端者以違方為得一國論

語注曰妄作穿鑿以成文章不知所以裁制表論語子曰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謝宣遠贈靈運詩曰違方往有秀

杜預左氏傳注曰方法也云順非辯偽者比微言於目

得一者鍾會曰一亦道也順非辯偽者比微言於目

論禮記曰言偽而辯順非而澤維摩經曰於眾言中微

說越王齊使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貴其用知之如

目見毫毛而不自見其睫也今王知晉失計而不自知越

之過是於是馬鳴幽讚龍樹虛求摩訶摩耶經曰正法

六種諸外道等邪見競興破滅佛法有一比丘名曰馬

鳴善說法要降伏一切諸外道輩七百歲已有一比丘

名曰龍樹善說法要滅邪見幢燃正法炬周易並振頽

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著王弼曰幽深贊明也

網俱維絕紐陸機大將軍宴會詩曰頽網既振謝莊為

夏堅而更維說陸機大將軍宴會詩曰頽網既振謝莊為

文曰紐系也陸機大將軍宴會詩曰頽網既振謝莊為

編覆一切劉蚪法華經注曰雲譬應身則殊形並現順

機不偏此則彌布編覆之義也維摩經曰同真際等法

性不可量僧肇曰真際實際也法華經曰三曜慧旨於康

界無安猶如火宅眾苦所燒我皆拔濟之

衢則重昏夜曉劉蚪曰菩薩圓淨照均明兩故曰慧日

雅曰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頭陀經心王菩薩曰我

見覆蔽飲雜毒酒重昏長寢云何得悟慈心示語使得

開故能使三十七品有樽俎之師

言義徒精銳有樽俎之深謀維摩經

曰於諸見不動而修行三十七品是為宴坐僧肇曰諸

見六十二諸見妄也竺道生曰正觀則三十七品也羅

什曰三十七品二乘通大品經說三十七道品曰四念

處四勤正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分八正道分樽俎

之師已九十六種無藩籬之固邪黨分崩無藩籬以自

見上文九十六種無藩籬之固邪黨分崩無藩籬以自

詞秦言無大亦言勝大能勝九十六固既而方廣東被教

種論議辯亡論曰城池無藩籬之固既而方廣東被教

拜南移華嚴經題云大方廣佛華嚴經孔安國尚周魯

二莊親昭夜景之暨漢晉兩明並勒丹青之飾

佛法詳其始而典籍亦無聞焉魯莊七年夜明佛生之

日也左氏傳曰莊公七年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明

也史記曰周相王崩子莊王陀立十三年莊王崩左氏傳

莊公三年葬相王然則周莊王魯莊公為同時也瑞應

經曰到四月八日夜明星出時佛從右脅墮地即行七

半子曰漢明帝夢見神人身有日光飛在殿前以問

朝臣傳毅對曰天竺有佛將其神也後得其形像何法

盛晉書曰彭城王紘以肅祖明皇帝好佛手書形像

歷寇難而此堂猶在宜成作須蔡謨云今發王命稱然

先帝好佛於義有疑張綱集曰盡功金石圖形丹青然

後遺文間出列刹相望

澄什結轍於山西林遠肩隨乎

江左矣

麻油雜茵支塗掌千里外事皆澈見掌中如對面焉後

澄死之月人見在流沙又曰鳩摩羅什天竺人七歲出

家什師道流西域名被東川符堅遣呂光西伐破龜茲

乃將什至涼州姚萇已殺符堅光遂王彼至萇子興破

涼州始將什至長安後卒長安漢書文帝詔曰使者冠

蓋相望結轍於道班固漢書贊曰秦漢以來山東出相

山西出將高僧傳曰支遁字道林本姓閔陳留人初至

京師王濛甚重之年二十五出家師釋道安符丕後還

吳入剡王羲之遂與披襟解帶留連不能已又曰釋惠

遠本姓賈氏鴈門人遊許洛出家師釋道安符丕後還

遠本姓賈氏鴈門人遊許洛出家師釋道安符丕後還

遠本姓賈氏鴈門人遊許洛出家師釋道安符丕後還

遠本姓賈氏鴈門人遊許洛出家師釋道安符丕後還

遠本姓賈氏鴈門人遊許洛出家師釋道安符丕後還

遠本姓賈氏鴈門人遊許洛出家師釋道安符丕後還

遠本姓賈氏鴈門人遊許洛出家師釋道安符丕後還

遠本姓賈氏鴈門人遊許洛出家師釋道安符丕後還

遠本姓賈氏鴈門人遊許洛出家師釋道安符丕後還



吳入襄陽南達荆州欲往羅淨屆尋陽見廬峯遂居焉三十餘年不出山迹不入俗晉義熙十二年終禮記

曰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有隨之晉中興書元帝詔曰朕應天符割基江左春秋命歷序曰東方為

左西方頭陀寺者沙門釋慧宗之所立也子瑞應經曰太

為右天帝復化作沙門太子曰何謂沙門對曰沙門之為道

舍妻子捐棄愛欲也擇僧肇維摩經注曰沙門秦言義

訓勤行趨南則大川浩汗雲霞之所沃湯周易曰利涉

澠盤也濟澆渭蕩汗又曰灌北則層巒削成日月之所廻薄山海

泰華之山削成而四方蜀都賦曰陽鳥廻西眺城邑百

雉紆餘左氏傳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東望平臯

千里超忽楚辭曰出不入兮往不信楚都之勝地也宗

法師行繫珪璧擁錫來遊毛詩曰有斐君子如珪如璧

生者緣業空則緣廢言身從緣生緣亦斯廢也維摩經

衆緣所成緣合則起緣散則離金光明經曰所謂無明

緣行行緣識識緣名各緣色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

受受緣愛受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

滅聚釋僧肇維摩經注曰諸法之生本乎三業既無三

業誰作存軀者惑理勝則惑亡惑煩惱也言萬法雖廣

諸法身心寂滅涅槃經曰要因煩惱而得有身竺道生維摩

不惑而惑自正矣遂欲捨百齡於中身殉肌膚於猛鷲

禮記曰古者謂年為齒齒亦齒也范曄後漢田邑報馮

衍書曰百齡之期未有能至尚書曰文王受命唯中身

列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漢書臣

瓚注曰二身從物曰殉李尤七難曰猛鷲陸嬉龍鬻水

處班荆蔭松者父之遇之於鄭如班荆相與食楚辭曰

班荆蔭松者父之遇之於鄭如班荆相與食楚辭曰

山中人方芳杜若  
**宋大明五年始立方丈茅茨以庇經像**

沈約宋書孝武皇帝即位改元曰大明淮南子曰聖人  
處環堵之室茨之以生茅高誘曰堵長一丈高一丈面

衆一堵者為方丈故曰環堵言其小  
也說文曰茨蓋也爾雅曰庇廕也  
**後軍長史江夏內史**

**會稽孔府君諱觀**  
沈約宋書曰孔觀字思遠會稽人也  
初舉揚州秀才補主簿後除冠軍長

史江夏內史隨府轉  
後軍長史觀音冀  
**為之薙草開林置經行之室**  
周禮曰

士一人薙女曰薙翦草也法  
華經曰經行林中勤求佛道  
**安西將軍鄧州刺史江安伯**

**濟陽蔡使君諱興宗**  
沈約宋書曰蔡興宗濟陽人也為使  
持節都督郢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鄧

州刺史  
**復為崇基表刹立禪誦之堂焉**  
維摩經曰佛言諸佛  
滅後以全身舍利起

七宝塔表刹莊  
嚴而供養也  
**以法師景行大迦葉故以頭陀為稱首**  
毛詩

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彌勒成佛經曰彌勒佛讚言大  
迦葉比丘是釋迦牟尼佛大弟子釋迦牟尼佛於大眾

中常所讚歎頭陀第一通達禪定解脫三昧封禪書  
曰前聖所以求保鴻名而常為稱首者用此者也  
**後**

**有僧勤法師貞節苦心求仁養志**  
楚辭曰原生受命于  
貞節曹植擬九詠曰

徒勤躬苦苦心論語子曰求仁而得仁莊子曰養志者忘形也  
**纂脩堂宇未就而沒**  
國

祭公謀父曰時序  
其德纂脩其緒  
**高軌難追藏舟易遠**  
魏太祖祭橋玄

沉愛博容莊子曰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  
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趨昧者不知鄭象曰方言死生

變化之不可逃  
**僧徒聞其無人榘椽毀而莫構**  
周易曰闕其戶  
闕其高誘

淮南子注曰椽  
檠也榘棟也  
**可為長太息矣**  
漢書賈誼曰可  
惟齊繼

**五帝洪名紐三王絕業**  
蕭子顯齊書曰高帝太祖諱道  
成字紹伯蕭何二十四世孫受

宋禪史記曰惟漢繼五帝末流按三代  
絕業封禪書曰前聖所以求保鴻名  
**祖武宗文之德**  
昭升嚴配  
禮記曰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尚書曰丕顯  
文武昭升下上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

格天光表之功弘啓興服尚書曰成湯時則有若

被四表格于上下毛詩曰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字為周室輔東觀漢記博土議曰除殘去賊興復

宗是以惟新舊物康濟多難毛詩曰周雖舊邦其

曰不失舊物尚書曰康濟小民禮記晉太子步中雅頌

驟合韶濩禮記曰朱中武象驟中韶濩所以災區九譯

沙場一倏十洲記曰炎洲南海中萬二千里韓詩外傳

公尚書曰西被于流少解粵在於建武焉蕭子顯齊書

朝曰東南一尉西北一倏乃詔西中郎將郢州刺史江夏王觀政潘維樹

風江漢蕭子顯齊書曰江夏王寶玄字智深明帝第三

軍事西中郎將郢州刺史尚書曰以爾友邦擇方城之

令典酌龜蒙之故實方城謂楚龜蒙謂魯左氏傳屈完

為教為宰擇楚國之令典毛詩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

國語樊穆仲曰魯侯孝王曰何以知之對曰賦事行刑

而咨於政肅刑清於是乎在孝經曰其教不肅而成周

清左氏傳先軫曰取寧遠將軍長史江夏內史行事彭

城劉府君諱誼蕭子顯齊書劉誼字士穆為江夏王郢

府事故稱智刃所遊日新月故莊子曰庖丁為文惠君

年矣所解千牛而刀刃若新發於刃彼節者有間而刀

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

矣論語子夏曰日知其道勝之韻虛往實歸瑞應經曰

所亡月無忘其所能道勝之韻虛往實歸瑞應經曰

問迦葉曰今乃捨梵志道學沙門法豈獨大其道勝乎

迦葉答曰言佛道最勝莊子曰常季問於仲尼曰王侯

兀者也與夫子中分魯立不以此寺業廢於已安功墜

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以此寺業廢於已安功墜

於幾立慨深覆篲真悲同棄井

論語曰譬如為山雖覆一篲進吾往也孟子曰

有為者譬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

因百姓之有餘間天下之無

事

孫卿子曰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穀不絕而百姓有餘食斬伐長養不失時故山林不童

而百姓有餘林西都賦序曰海內清平朝廷無事

九婢徒揆日各有司存

左氏傳宋災使

華閱計右官官在司杜預注曰庀具也毛詩曰揆於之以日作為楚室論語曾子曰邊豆之事則有司存於

是民以悅來工以心競

周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莊子曰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王

隱晉書荀勗議曰君子心競而不力爭

巨丘被陵因高就遠層軒延袤至

出雲霓

楚辭曰高堂邃宇檻層軒王逸曰軒樓板也聖主得賢臣頌曰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說文曰

南北曰袤東西曰廣司馬紹贈山濤詩曰上陵青雲霓

飛閣遙遙下臨無地

西都

脩除飛閣楚辭曰載雲旗兮透移王逸曰透移而長移與迤音義同楚辭曰下崢嶸而無地上寥廓而無天

夕露為珠網朝霞為丹雘九衢之草千計四照之花萬品

山海經曰少室之山其上有木焉名曰帝休葉茂狀如楊其枝五衢黃花黑實服者不怒郭璞曰言樹枝交錯

相重五出有象衢路也故離騷云靡華九衢仲長子昌言曰百夫之豪州以千計山海經曰南山之首山曰鵲

不迷郭璞曰言有光炎若木華赤其光照下地亦此類也仲長子昌言曰以一人

崖谷共清風泉相渙

周易曰

上金資軍相求藉閑安

金光明經曰如來之身金色微妙其明照耀如金山王又曰光

明熾盛無量無邊猶如無數珍寶

息心了義終焉遊集

大聚楚辭曰像設居室靜閑安

大灌頂經曰息心達本源是故名沙門勝鬘經曰是故世尊依於了義一向記說班固終南山賦曰固仙靈之所遊

法師釋曇珍業行淳脩理懷淵遠今屈知寺任求奉神居夫民勞事功既鏤文於鍾鼎

周禮曰民功曰庸事功曰勞凡有功

者銘書於王之太常國語曰昔克路之役秦來圖敗晉  
功魏顛顛以其身却退秦師干輔氏親止杜回其勲銘於  
景鍾韋昭曰景公鍾禮記曰夫鼎有銘銘者論其言  
先祖之德美功烈勲勞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  
時稱伐亦樹碑於宗廟左氏傳曰季武子以所得齊之  
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臧武仲  
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  
稱伐蔡邕銘論曰碑在宗廟兩階之間近代以來咸銘  
于碑也世彌積而功宣身逾遠而名劭德彌劭者孔子之  
徒與小雅曰劭美也敢寓言於彫篆庶髣髴於衆妙法言曰吾子  
然童子彫蟲篆刻老子其辭曰  
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質判玄黃氣分清濁

周易曰玄黃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列子曰輕清者上為天重濁

者下

為地 涉器千名含靈萬族

周易曰形而下者謂之器器謂品物也南都賦曰百種千

名春秋元命苞曰跂行喙息蠕動蚡蜚根生浮著含靈盛壯陸機鼈賦曰惚美惡而融融播萬族乎一區溥

源上派澆風下

黷莊子曰德又下衰及唐虞潔淳散朴淮南子以淥為澆音義同說文曰派

水別流也字林曰黷垢也杜木切

愛流成海情塵為岳

瑞應經曰感傷世間沒於愛欲之海

百法論曰情塵之意合故知生也言人皆沉於愛河則亦見多為惡皇矣能仁撫期命世  
毛詩曰皇矣上帝臨之積亦多也

皇矣能仁撫期命世

毛詩曰皇矣上帝臨之

年居此言能仁不退轉法經佗方菩薩曰能仁如來與此三道之教法華經曰我釋迦牟尼劉蚪曰能仁哀此忍立俯來極技故曰能仁瑞應經曰期運之至當下作佛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廣雅曰命也乃瞻中土聿來迦衛  
毛詩曰乃瞻西顧又曰聿奄名也

有大千遂荒三東

毛詩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法華經曰其佛以恒河沙等三千大千世界

為一佛土又曰如來以智慧殷鑒西門幽求六歲  
毛詩曰殷

方便於三界火宅接濟衆生  
鑒不遠瑞應經曰太子至十四啓王出游始出城東門天帝化作病人即迴車悲念人生俱有此患太子出城

南門天帝化作老人延車而還愍念人生丁壯不久太子  
 出城西門天帝化作死人迴車而還愍念天下有此三  
 苦太子出城北門天帝化作沙門太子曰善哉惟是為  
 快即迴車還念道清淨不宜在家又曰佛既歷深山到  
 幽閑處菩薩即拾葉草以布地正亦既成德妙盡無為  
 箕坐月食一麻一麥端坐六年  
 勝鬘經曰唯有如來化就帝獻方石天開淥池瑞應經曰佛還  
 一切功德無為已見上文  
 樹下道見棄衣取欲浣之天帝知佛意即頗那山上取  
 四方成理澤好石來置池邊白佛言可用浣衣又曰明  
 日食時佛持鉢到迦葉家受飯而還於屏處食已欲澡  
 漱天帝知佛意即下以手指地水出成池令佛得用名  
 為指地祥河輟水寶樹低枝瑞應經曰明尼連河水流甚  
 地池高出人頭令底揚塵佛在其中法華經曰諸雜寶樹華  
 集光茂瑞應經曰佛後曰入指地池澡浴畢欲出無所  
 攀池上素有樹名迦和絕大脩好通莊九折安步三危  
 其樹自然曲枝下就佛佛牽而出爾雅曰六達謂之莊漢書曰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  
 爾雅曰九折坂歎曰奉先人遺躰奈何數乘此險漢書東  
 印轉

方朔識子曰飽食安步以仕川靜波澄龍翔雲起頭陀  
 易農尚書曰竄三苗於三危

令身調善震大法鼓摧伏異李外道邪師入佛性海煩  
 惱風息波浪不生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

物者山廣運給園多士法華經曰佛住王舍城耆闍崛  
 尚書曰帝德廣運金剛般若經曰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毛詩曰濟濟多士

金粟來儀文殊戾止發迹經曰淨名大士是往古金粟  
 上文毛詩曰應乾動寂順民終始春秋元命苞曰乾動

命應乎天順乎人孫卿子曰法本不然今則無滅維摩  
 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

法本不然今則無是寂滅之義僧肇曰小乘以三界熾  
 然故滅之以求無為大乘觀法本自不然今何以滅乃

真象正錐闌希夷未缺象法正法已見上文史記曰  
 滅

希也老子曰視之不見名之曰夷聽之不聞名之於昭  
 曰希王弼曰無象無聲無響無所不通無所不往

於昭

有齊戒揚洪烈毛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班固漢書

不足以及釋網更維玄津重租僧處師十二法門序曰奏揚洪烈

惟此名區禪慧攸託禪慧禪定

湘漢堆阜衡霍言崇巖之高通壑之大故以湘漢為溝池衡霍為堆阜也史記曰屈完曰方城

以爲城江武臚臚毛詩曰秩秩斯干幽幽南山鄭玄

氣茂三明情超六入維摩

茲邦后法流是挹毛詩曰媚

佛身即法身也從六通生從三明生僧肇曰天眼宿命

春言靈宇載懷興葺毛詩曰春言顧之楚辭曰葺之

丹刻翬飛輪奐離立左氏傳曰丹相宮楹又曰刻相宮

飛君子攸躋鄭玄曰翬者鳥之奇異者也禮記曰晉獻

象設既闢

醉容已安楚辭曰象設居室靜閑安孟子曰君子仁義

桂深冬燠松踈夏寒楚辭曰向所冬燠何所

神足

遊息靈惡往還瑞應經曰佛已神

勝幡西振貞石南刊

齊故安陸昭王碑文一首 沈休文

公諱緬字景業南蘭陵人也蕭子顯齊書曰安陸昭王

蕭何居沛至孫侍中彪居東海蘭陵縣東都鄉中都里

晉分東海為東蘭陵郡中朝亂淮陰令愨過江居晉陵武

進縣僑置本土加以南 繆契身佐唐虞有大功於天地

名於是為南蘭陵人 商武姬文所以膺圖受錄王命論曰暨于稷契成佐唐

湯武而有天下國語史伯曰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

孫未嘗不章毛詩商頌曰武王載旆毛萇曰武王湯也

春秋命歷序曰五德之運同徵符合膺錄次 蕭曹扶翼

相代尚書璇玑鈴孔子曰五帝出受圖錄 漢祖滅秦項以寧亂魏氏乘時於前皇齊握符於後國

太子晉曰自后稷以來寧亂及文武成康僅克安民周易

曰時乘六龍以御天孝經鉤命決曰帝受命握符出也

靈源與積石爭流神基與極天比峻尚書曰導河積石

崧高惟岳 祖宣皇帝雄才盛烈名垂當時蕭子顯齊書

峻極于天 諱承之字嗣伯少有大志才力過人為冠軍將軍太祖

即位追尊曰宣皇帝班固漢書贊曰武帝雄才大略晉中

興書曰諸葛誕名蓋海 考景皇帝含道居貞卷懷前代

力又曰節退氣蓋當時 蕭子顯齊書曰高帝即位追封兄道生為始安貞王明

帝即位追尊始安貞王為景皇帝周易曰居貞之言順

以從上也論語讖曰仲至居鄉 公含辰象之秀德體河

黨卷懷道美宋均曰懷藏也 岳之上靈周易曰在天成象王弼曰象謂日月星辰

氣蘊風雲身負日月論衡曰谷子雲唐子高章奏百上

故吐文萬牌莊子曰孔子圍於陳蔡之間太公往弔之

曰子其意者脩身以明汗昭昭若揭日月而行司馬彪

曰揭也立行可模置言成範師傳長子昌言曰規矩可模者

言為時矩 英華外發清明內昭禮記曰和順積中而英

行為時矩 天經地義之德因心必盡孝經曰夫孝天之經地

氣志 簡父遠大之方率由斯至周易曰乾以易知坤以

則友 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能則易

以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毛詩曰率由舊章



挹其源者游沫而莫測懷其道者日用而不知毛詩曰

之周易曰百姓昭昭若三辰之麗于天滔滔猶四瀆之

日用而不知紀于地傳子曰二漢之臣爛如三辰之附長天又曰道

教者昭然猶日月麗乎天春秋漢含孽曰九六幽允洽一德無爽典引曰神靈

幽尚書曰德惟萬物仰之而彌高千里不言而斯應論

一動罔不吉頽回曰仰之彌高周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

行又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若夫彈冠出仕之日登庸莅事之年漢書曰王陽

平世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其取舍同也軍麾命服之

尚書帝曰曠咨若時登庸又曰莅事惟能序監督方部之數斯固國史之所詳今可得略也周禮

太麾以田然麾旌旗之名州將之所執也命服爵命之

服也方部四方州部也漢書武帝南置交趾北置朔方

之州九十三部置刺史數謂等水德方衰夫命未改德

差也賈逵國語注曰簡略也太祖龍躍俟時作鎮淮泗蕭

謂宋也左氏傳王孫滿曰顯齊書曰宋明帝以淮南孤弱以太祖假冠軍將軍鎮

淮陰周易曰見龍在田時舍也或躍在淵自試也孫卿子曰君子博學深謀脩身端行以俟其時

潘岳金谷會詩曰遂擁朱旄作鎮淮泗如仁夕惕之

志中夜九迴論語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

若厲司馬遷書曰會龍世拯亂之情獨用懷抱廣雅曰深

圖密慮衆莫能窺公陪奉朝夕從容

左右蓋同王子洛濱之歲實惟辟疆內侍之年周書曰

使叔譽於周見太子與之言五稱而三窮歸告公曰太子晉行年十五而臣不能與言列仙傳曰王子喬者周

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之起予聖懷發

言中旨晉中興書王敦上先始以文學遊梁俄而入

掌綸誥蕭子顯齊書曰緬為宋劭陵王文學中書即遊

相如見而說之客遊梁禮魏都賦蘭桂有芬清暉自遠魏都賦

之名若蘭芬也楚辭曰椒桂羅以顛覆王逸注曰言已見

先賢若椒桂之人劉琨勸進表曰茂勳格于皇天清暉

光于帝出于震日衣青光言齊之與也周易曰帝出于

孔子曰扶桑者日所出房所立其耀盛蒼神用事精感姜嫄

卦得震震者動而光故知周蒼代殷者為姬昌人形龍

顏長大精翼日衣青光宋衷曰為日精方執茅社俾侯

安陸蕭子顯齊書曰齊受禪緬封安陸侯漢書曰江夏

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受瑞析珪遂

荒雲野周禮曰典瑞掌王瑞鄭玄曰人執曰瑞瑞猶符

信也揚子雲解朝曰析人之珪儋人之爵遂荒

已見上文雲式掌儲命帝難其人漢書疎廣曰太子因

野雲夢之野惟帝其難之孔安國曰公以宗室羽儀允膺嘉選蕭子

言堯帝亦以知人為難書曰緬轉太子中庶子周易協隆三善仰敷四德晉中

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烈宗詔曰相冲協隆治道禮記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

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其一曰

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而衆知君臣之義矣其三

曰而衆知長幼之節矣周易曰君子鮮仁足以長人嘉

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博望之苑載

暉龍樓之門以峻漢書曰武帝戾太子及冠就宮上為

異端進者漢書成紀曰獻替帷房實掌喉脣國語史黯

上嘗召太子出龍樓門曰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薦可而替否獻能而進賢惟

哀帝座也禮記曰天子負斧依亮命作奉待漏之書銜如絲之旨東觀漢記曰樊梵字

喉脣文高每當直事常晨

十七

駐車待漏如前暉後光非止恒受周書孔子曰文王得四臣立亦得四友自

吾得師也前有光後公以密戚上賢俄而奉職蕭子顯齊書曰

有暉是非先後邪公以密戚上賢俄而奉職出納惟允劔璽增

得子胥以為上賢無異乎聖人也出納惟允劔璽增

華尚書帝曰龍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應劭漢宮儀曰侍中殿上稱制出則陪乘佩璽把劍增華

謂自庶子而伊昔帝唐九官咸事熊豹臨戴納言是司

益其榮華也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應劭曰尚書曰禹作司空棄后稷契司徒咎繇作士師垂共工益朕虞伯夷秩宗夔典樂龍納言凡九官左氏傳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構戴大臨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冲能叔豹

自此迄今其任無爽爰自近侍式贊權衡蕭子顯齊書曰世祖即位

而皇情緬遷五兵尚書淮南子曰淮繩連躰權衡合德百工繇焉以定法式輔弼執玉以翼天子也

眷眷慮深求瘼毛詩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鑒觀四方求民之瘼班固漢書引詩而為此瘼爾

雅曰瘼病也姑蘇奧讓任切關河奧讓猶奧區也韓康伯王述碑曰述遷會稽太守淮

海惟揚皇基所託此蓋都會殷負提封百萬史記曰夫吳有海鹽

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胡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西京賦曰百物殷阜薛琮注曰殷盛阜大也今為此負漢書

曰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并臣瓌案舊說去提最九言大舉頃畝也李奇曰提舉也舉四方為內也韋昭曰

積土為封限余趙之衮服叢臺方此為勞鄒陽上書曰夫全趙之時武力鼎上

者一曰成市也臨淄之揮汗成雨曾何足稱戰國策蘇

王曰臨淄之塗人有相摩舉袂乃鴻騫舊曰天作守東楚

成慕揮汗成雨高誘曰揮振也乃鴻騫舊曰天作守東楚

蕭子顯齊書曰緬出為吳郡太守吳質魏都賦曰我太太公為飛

究豫劉琨勸進奏曰奄有舊吳牽秀祖孫楚詩曰受茲明命

作守西疆漢書音義孟弘義讓以勗君子振平惠以字

少人論語讖曰伯夷叔齊義讓龍舉于寶晉紀曰丁固父覽以義讓稱尚書武王曰勗哉夫子周書成王

曰朕不知字民之道敬問伯父尚撫同上德綏用中興

書王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老子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鍾會曰躬神妙疑獄得情

而弗喜宿訟兩讓而同歸漢書曰張湯以倪寬為獄諱

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東

觀漢記曰魯恭為中牟令宿訟許伯等爭陂澤田積年

州郡不決恭平理曲雖春申之大啓封疆鄧攸之緝熙

直各退自相責讓

萌庶不能尚也史記曰楚考烈王立以黃歇為相號春

以自為都邑國語史伯謂鄭桓公曰加之以德可以大

啓王隱晉書曰鄧攸字伯道為吳郡太守吳人賊死攸

到表振貸臺不時聽攸乃輒出倉米一郡蒙濟夏首潘

不受祿俸唯飲吳水毛詩曰緝熙文王之典

要任重推轂楚辭曰過夏首而西浮王逸注曰夏首水

雖而推轂曰閩以內寡人衿帶中流地殷江漢李尤函

制之閩以外將軍制之

曰函谷險要衿帶喉

咽尚書曰九江孔殷南接衡巫風雲之路千里

絕風雲通西通鄠鄧水陸之塗三七左氏傳曰鄧南

今鄧鄉縣南江水之北也鄧今潁川郡

陵縣西南有鄧城蜀都賦曰水陸所湊是惟形勝閩外

莫先漢書田肯曰秦形勝之國也閩外已建摩作牧明

德攸在蕭子顯齊書曰緬轉郢州刺史周禮曰建大摩

德慎乃暴以秋陽威以夏日孟子曰江漢以濯之秋陽

於夏為盛陽也左氏傳曰鄧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

孰賢對曰趙衰冬之日趙盾夏之日杜預曰夏日可畏

澤無不漸螻蟻之穴糜遺西征賦曰澤靡不漸恩無不

乎千仞之漢亦滿之明無不察容光之微必照孟子曰

樓蟻之穴亦滿之明無不察容光之微必照孟子曰

明容光必照焉趙岐曰容由近而被遠自已而及物史

光小隙也言大明照幽微

阜陶曰邇可遠在茲鄭玄曰此政由近可以及遠惠與八風俱翔德與五才並

運聖主得賢臣頌曰恩從祥風翔淮南子曰天有八風

並用之廢遠無不懷邇無不肅邕阮嗣宗勸晉王愷曰

居不聞夜吠之犬牧人不覩晨飲之羊司馬彪續漢書

遷會稽太守徵入為將作大匠山陰縣民去郡數十里

有若耶山中有五六老公年皆七八十間寵遷相率共

送寵人齎百錢寵見勞來曰父老何乃自苦遠來皆對

曰山谷鄙老生未嘗到郡縣他時吏徵發不去民間或

夜不絕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

吠吏希至民間年老遭值聖化聞當棄去故戮力來送

寵謝之為選受一大錢故寵在會稽號為一錢其清如

是家語曰孔子為大司寇初魯之販羊者沈猶氏常朝

飲其羊以詐市人及孔子之為政譽表六條功最萬里

也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也漢書音義曰舊刺史所察有六條察民疾苦冤失職者

察墨綬長吏以上居官政狀察盜賊為民之害及大姦

猾者察犯田律四時禁者察民有孝悌廉潔行脩正茂

才異等者察吏不簿入錢穀故散者所察不得過此漢

書曰倪寬為郡內史課殿當免民恐失之翰租緡屬不

絕課更以最揚雄為益州刺史作節度曰刺史居深門

之中總萬里還居近侍兼饗戔秩蕭子顯齊書曰緡還

之統者也侯府寄隆儲端任顯魏略曰中領軍延康置故漢北軍

皇太子東西兩晉茲選特難羊琇願言而匪獲謝琰功

高而後至晉諸公讚曰羊琇字雅舒泰山人通濟才術

與世祖同年相善謂世祖曰後富貴時見用

作領護軍太子詹事世祖即位累遷左將軍中護軍特

進何去盛晉中興書陳郡謝錄曰琰字瑗度安少子也

為輔國將軍距氏進號升降二宮今績斯侯蕭子顯齊

征虜左僕射領詹事禁旅尊嚴毒器彌固蔡邕表逢碑曰乃撫京

中領軍太器者莫禹穴神臯地埒分陝漢書司馬遷南遊江淮上

若長子會稽探禹穴西京賦曰寔

惟地之與區神臯表煥與曹植書江左以來常遽斯任

東渚鉅海南望秦稽子虛賦曰齊東渚鉅海南有琅耶

南史記曰始皇登之不望南海越絕書曰禹救淵藪脊

萃藿蒲攸在尚書曰今商王受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

盜聚人於澤貨殖之民千金比屋漢書千乘之國必有千

郭鄺之內雲屋萬家徐幹陳情詩曰踈踈雲屋刑政繁

舛舊難詳一南山羣盜未足去多漢書曰王遵為高陵

數百人為吏民害於是王鳳薦遵徵為諫議大夫守京

渤海亂繩方斯易理漢書曰上以龔遂為渤海太守問

息其盜賊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

緩之然後可理臣願一切以便宜從事上許焉公下

車敷化風動神行蕭子顯齊書曰緬山為會稽太守漢

吏民悚息謝承後漢書曰陰脩敷化二郡威教克平太

玄經曰風動雷與謝承後漢書曰威令神行征艾朔土

誠怒既孚鈎距靡用杜預左氏傳注曰孚大信也漢書

距以得事情鈎距者欲知馬價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

及馬參伍其價以類相推則知馬之賤貴不失實矣晉

術為不待赭汗之權而姦渠必翦漢書曰張敞守京兆

人因貫罪把其宿負今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

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受署敞皆以為吏遣歸休

置酒小偷悉來賀飲醉偷長以赭汗其衣吏坐里閭閱

出者汗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盡行法罰尚書

曰賊厥渠魁孔無假黑端之籍而惡子咸誅歌錄曰鴈

安國曰渠大也無假黑端之籍而惡子咸誅門太守行

課民不貧移惡子姓偏著里端被以哀矜孚以信順

哀矜已南陽葦杖未足比其仁范曄後漢書曰劉寬字

見上文太守吏民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然終不加苦

韓詩外傳孔子曰水之精為土老蒲為葦願無怪之曹

植對酒歌曰蒲葦杖示有刑穎川太守公攬轡升車牧州典郡後漢

字細侯光武拜穎川太守公攬轡升車牧州典郡後漢

書曰范滂為詔使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感達民祇非

之志蔡邕橋玄碑曰牧一州典五郡也待其月

論語子曰苟有用我者老安少懷塗

待其月論語子曰苟有用我者

論語子曰苟有用我者老安少懷塗

論語子曰苟有用我者老安少懷塗

論語子曰苟有用我者老安少懷塗

論語子曰苟有用我者老安少懷塗

論語子曰苟有用我者老安少懷塗

論語子曰苟有用我者老安少懷塗

論語子曰苟有用我者老安少懷塗

論語子曰苟有用我者老安少懷塗

論語子曰苟有用我者老安少懷塗

論語子曰苟有用我者老安少懷塗

又曰侯霸字君房王莽敗霸保守臨淮更始元年遣謁

者侯盛齋璽書徵霸百姓號呼哭泣或當道卧

皆曰願復去思一借之情愈久彌結

留霸暮年漢書曰何武為充

其所亦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東觀漢記曰寇恂為河

內太守徵入為金吾穎川盜賊羣起車駕南征恂從至

穎川盜賊悉降百姓遮道曰願從方城漢池南顧莫重

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上乃留恂方城漢池南顧莫重

左氏傳屈完曰方城北指嶠潼平塗不過七百

以為城漢水以為池嶠二嶠

圖經曰潼水華陰縣界伏滔正淮論西接嶠武關路曹

曰壽春北接梁宋平塗不過七百西接嶠武關路曹

不盈千漢書音義應劭曰嶠山之關也李奇曰在上洛

陽此去河洛蠻陬夷徼重山萬里

不盈千里魏都賦曰蠻陬夷徼

也以木柵水為夷狄界也小則俘民略畜大則攻城剽

魏都賦曰由重山之東小則俘民略畜大則攻城剽

賈逵國語注曰國東人曰俘漢書晁錯上兵事曰

胡虜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攻城屠邑驅略畜產

史記曰盜賊滋起大羣至數千人攻城剽邑剽邑晉宋迄今有小羣盜以百數掠幽鄉里方言曰略強取也

**切民患烽鼓相望歲時不息**推埋穿掘之黨并陌成羣

史記曰攻剽推埋掘冢皆為財用耳徐廣曰推殺人而埋之或謂發冢也傲法侮吏之人曾

**莫禁御雷**潘感受其弊歷政所不能裁賈逵國語注曰裁制也

**加以戎羯窺窬伺我邊隙**朱鳳晉書曰前後徙河北諸郡縣居山間謂之羯胡劉琨

勸進表曰狡寇窺窬伺國瑕隙北風未起馬首便以南向魏志臧洪答陳琳書曰秋風揚

塵伯珪馬首南向塞草未衰嚴城於焉早閉李陵與蘇武書曰涼秋九月塞外草

衰抱朴子鮑生曰人君恐姦豐之不虞故嚴城以備之戰國策子楚謂秦王曰臣恐边境早閉晚開也永

**明八載疆場大駭**吳均齊春秋曰永明八年匈奴寇昫駭國語曰晉師大駭揚雄集上天子乃心北眷聽朝不

書曰候騎至甘泉京師大駭

**怡**司馬遷書曰主上食揚旆漢南非公莫可蕭子顯齊書曰緬為

雍州刺史籍田賦曰九旗揚旆呂氏於是驅馬原隰卷

**甲**毛詩曰驅馬悠悠又曰于彼原隰孫子兵法曰

**威令首塗**仁風載路李尤武功歌曰恩普洽威令行首

收戎車首路續晉陽秋曰謝安賞袁宏為機對辯速宏

為東郡安取一扇授之聊以贈行宏應聲曰輒當奉揚

仁風慰彼黎庶毛軌躅清晏重徒不擾漢書音義曰躅迹也牛酒

**日至**壺漿塞陌漢書廣武君謂韓信曰不如按甲休兵

曰葛伯不祀湯征之其君子實玄黃于失義犬羊其來

篚以迎君子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小人久矣漢書名臣奏曰太尉掾應劭等議徵賦嚴切唯利

**是求**左氏傳晉呂相告秦曰秦雖與晉首鼠疆界從蠹



**彌廣**漢書田蚡謂韓安國曰與長孺共一禿翁何為首鼠兩端音義曰首鼠一前一却也說文曰蠹木蟲

也以喻**公扇以廉風乎以誠德盡任棠置水之情弘郭**

**及待期之信**東觀漢記曰龐參字仲達拜漢陽太守郡民任棠者有奇節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

但以其微意良父曰棠是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按

大本龔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於

是歎息而還參在職果能抑豪助弱以惠政得民司馬

彪續漢書曰郭及拜并州牧行部西河到美稷數百小

兒各騎竹馬逢迎及問曰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

到喜故來迎及謝曰辛苦諸童小兒復送至郭門外問

使君何日當還及謂別駕計曰告之行部還入美稷先

期一日及念負諸兒即止野亭湏**金如粟而弗覩馬如**

期乃往及重信得人心皆此類也

**羊而靡入**范曄後漢書曰張奐字然明敏煌人也遷安

定屬國都尉羌戎豪帥感奐恩德上馬二

十四先零酋長又遺金鏃八枚奐並受之而召主簿於

諸羌前以酒醉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

以入懷悉以**雛雉必懷豚魚不爽**東觀漢記曰魯恭為

金馬還之

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表安聞之疑其不實使

仁恕掾肥親往察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

其傍傍有兒童親曰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曰所

以來者欲察君之化迹耳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

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由是傾巢舉落望德**

也具以狀言周易曰信及豚魚

**如歸**廣雅曰村落謂村居也左氏傳曰

衛遷邢于夷儀邢遷如歸也

**推髻髮首日拜門**

漢書曰尉佗雖髻箕踞

**卉服滿塗夷歌成韻**尚書曰

肅淮南子曰三苗髻首

**義既敷威刑具舉**公羊傳曰既者何盡也

毛萇詩傳曰既者何盡也

**強民獷俗反**

張蜀都賦曰夷歌成章范曄後漢書曰益州刺史朱

輔上疏曰白狼王唐叢等慕化歸義作詩三章也

**志遷情**韓詩曰獷彼淮夷薛君曰獷覺寤之貌劉駒駘

與李子堅書曰吏民強獷比屋為賊獷古並切

**風塵不起**東觀漢記曰祭彤為遼東太守野

無風塵魏都賦曰囹圄寂寞

**囹圄寂寞**

東觀漢記曰祭彤為遼東太守野

無風塵魏都賦曰囹圄寂寞

無風塵魏都賦曰囹圄寂寞

無風塵魏都賦曰囹圄寂寞

無風塵魏都賦曰囹圄寂寞

富商野次宿秉停畜

國語叔向曰絳之富商韋蕃以過於朝范曄後漢書曰王渙字稚子

廣陵人除温令境內清夷商人露宿於道毛詩曰彼有遺秉此有滯穗又曰于彼苗畝毛萇曰田一歲曰苗

蝻蝗弗起豺虎遠迹

范曄後漢書曰宋均字叔平南陽人也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為

民患常設檻穽而猶多傷害均到下記屬縣可一去檻奔除削課制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渡江後山陽楚沛多

蝗其飛至九江東界者輒東西散去北狄懼威閉塞謐靜偵謀不敢東窺駝

馬不敢南牧

偵伺也鄭玄周禮注曰謀賊反間為國賊者范曄後漢書曰鮮卑寇遼東蔡邕擊之

虜大奔不敢復闕塞過秦論曰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方欲振策燕趙席卷秦代

過秦論曰振長筴而御宇內又曰有席卷天下之意陪龍駕於伊洛侍紫蓋於咸

陽

楚辭曰龍駕兮帝服聊翔翔兮周章而違疾彌留歎

焉大漸

尚書曰疾大漸惟耕夫釋耒桑婦下機曹植苞

機女投杼農夫輟耕也參請門衢並走羣望左氏傳曰乃大維求

明九年夏五月三十日辛酉薨春秋三十有七城府威

然庶寮如賓

颯然吹木男女老幼大臨街衢潘勗荀或

老幼里號巷哭接響傳聲不踰時而達于四境臧榮緒晉書曰

衢塗巷傳哭接音邑里相達夷羣戎落幽遠必至望城拊膺震動郭

邑並求入奉靈櫬藩司抑而不許雖鄧訓致劈面之哀

羊公深罷市之慕

范曄後漢書曰鄧訓字平叔遷護烏

臨者數千人戎俗父母死耻悲泣皆騎馬歌呼至聞訓卒莫不號咷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犬馬牛羊曰鄧使

君已死我曹亦俱死耳聞喪即號哭罷市對而為言遠

有慚德尚書曰惟

神駕東還號送踰境

蕭子顯齊書曰

緇喪還百姓必

汚水 悲泣 奉觴奠以望靈仰蒼天而自訴蕭子顯齊書曰百姓設祭於峴

山鄭玄周禮注曰喪所薦饋曰震響音成雷盈塗啣水

莫韓詩曰萬人顛顛仰天告訴公臨危審正載

惟話言說文曰話會合善言也楚囊之情惟幾而彌固左傳曰楚子囊還自吳卒將死

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志增其名將死不志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尚書曰疾大斬惟幾孔安國

曰幾衛魚之心身王而意結韓詩外傳昔衛大夫史魚

居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

瑗退之徙濱於正堂二宮軫慟遐邇同哀追贈侍中領

衛將軍給鼓吹一部謚曰昭侯時皇上納麓在辰登庸

伊始安國曰麓錄也堯納舜使大麓列風雷雨弗迷孔

若時 登庸 允副朝端兼掌屯衛蕭子顯齊書曰明帝初為右僕射加領衛尉晉中興書謝

安石上疏曰屋素朝端忽焉五載聞凶哀震感絕移時因溝沉

痾縣留氣序世祖日夜憂懷備盡寶璧世祖武帝臧榮緒書賀

循棧曰日夜憂懷慷慨發真寔譬見下文勉膳禁哭中使相望東觀漢記曰樊脩至孝母

權夜為不寐中使醫藥口食之物相望於道上雖外

順皇百內殷私痛獨居不御酒肉坐卧泣涕霑衣毛萇詩傳

曰殷憂也東觀漢記曰齊武王以諸愬遇害上與眾會

俱切 天倫之愛振古莫儔穀梁傳曰兄弟天倫也何休

詩曰匪今斯今振古及俯雁足天眷入纂絕業蕭子顯齊書明紀曰

太后廢海陵王以上入纂太祖爾雅曰纂  
繼也漢書司馬遷曰惟漢接三代絕業  
分命懿親台

牧並建尚書曰分命羲叔左氏傳富辰曰兄弟雖有小  
牧見忿不廢懿親春秋漢含寧曰三公在天法三能

上文對繁弱以流涕望曲阜而含悲左氏傳子魚曰周  
公相王室以尹天

下於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  
黃封父之繁弱尚書曰魯侯伯禽宅曲阜  
改贈司徒

因謚為郡王禮也惟公少而英明長而弘潤風標秀舉

清暉映世學徧書部特善玄言般華悅之麗篆籀之則

法言曰今之孝者非獨為之華藻也文從而繡其鞶悅  
李軌曰鞶帶悅中也俞今之文字多非獨華藻也巾帶

皆文之如綉也漢書史籀音窮六義於懷抱究八體於  
義曰周宣王太史作大篆

毫端毛詩序曰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  
興五曰雅六曰頌漢書八賦六技韋昭曰一曰大篆

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書五曰隸書  
奕思之微秋儲無  
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

以競巧孟子曰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儲謂儲蓄精  
思也馬融廣成頌曰儲積山藪廣思河澤

睽之妙流睇未足稱奇周易曰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  
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幽

通賦曰養流睇而猿周易曰  
至公以奉上鳴謙以接下周易曰

吉中心得也尚書曰鳴謙貞  
撫僚庶盡成德之容交士林忘公

侯之貴辨亡論曰接士盡盛德之容吳志  
虛懷博約幽

關洞開鄒潤甫為諸葛穆答晉王命曰雖曰博納虛懷  
下開幽關已見上文西征賦曰留中豁其洞開

宴語談笑情瀾不竭毛詩曰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世說曰王太尉云郭子玄語議如

懸河寫水注而不竭  
譽滿天下德冠生民孝經曰言滿天下無口

蓋德冠生民必過于寶晉紀武帝詔曰  
蓋百代之儀表千年之領袖荀氏家傳

行周備名重天下莫不以為儀表王隱晉書曰魏舒為  
相國參軍晉王特加器敬每朝會罷坐而目送之曰魏

奇堂堂實曰 **曾不慙留梁摧奄及** 左氏傳孔丘卒公誅人之領袖也

遺一老禮記曰孔子早起負手曳杖道 **豈唯僑終蹇謝** 遙於門歌曰太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

**興謠輟相而已哉** 僑子產也左氏傳曰產從政一年輿

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

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問

之潘岳賈充誄曰秦亡蹇叔春者不相梓史記趙良曰

五穀大夫死春者不相梓史記以為五穀而云蹇叔未

詳潘流 **凡我僚舊均哀共戚怨天德之無厚痛棠陰之**

**不留** 周易曰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節析子曰天於人

善之民必壽此於民無厚也淮南子曰日朝發扶桑 **思**

入于落棠高誘曰扶桑日所出落棠山日所入也 **所以克播遺塵弊之穹壤**

魏都賦曰列聖之遺塵曹植 **乃刊石圖徽寄情銘頌其辭曰**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 毛詩商頌文也 **是開金運祚始玉筐** 金謂

子曰五德從所不勝虞土夏木殷金周火呂氏春秋曰

有娥氏有二佚女為九成之臺飲食以鼓帝命燕往視

之鳴若隘隘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

之驚遺郊而比飛遂不反高誘曰帝天也天命鸞降郊

于有娥氏女 **三仁去國五曜入房** 論語曰微子去之箕

吞之生契 **亦白其馬** 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春秋元命苞曰殷紂

之時五星聚房房者蒼神之精周據而興 **均梁徙** 謂徙蘭陵也王隱晉書曰徐州部東海郡蘭陵

因氏焉左氏傳羽父曰胙之土而命之氏 **涉徐而東義**

魏秦滅魏遷大梁都豐故周市說雍齒曰豐 **自茲以降**

故梁徙也須高祖云涉魏而東遂為豐公

懷青拖紫

解潮曰紆青拖紫朱丹其轂

崇基巖巖長瀾瀾瀾

毛詩曰節彼南山

山維石巖巖又曰新臺有此河水瀾瀾

惟聖造物龍飛天步

莊子孔子曰天造物者為人司馬鹿

曰造物謂道也周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毛詩曰天步艱難之子不借

載鼎載革有除有布

鼎革二卦名也周易曰井首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茲受之以鼎漢書音義文穎曰李星多為除舊布新改易

高皇赫矣仰膺乾顧

陳君毛詩曰乃眷西顧君上也

此維與宅

景皇蒸哉實啓洪祚

毛詩曰文王蒸哉潘岳羊夫人謚策文曰光啓洪祚慶流

喬嶽峻峙命世興賢

毛詩崧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岳降神生甫及申鄭玄曰福祚與

於子孫命世已見上文

膺期誕德絕後光前

膺五百歲之期也曹植上文帝誄表曰階

青雲而誕德晉起居注安帝詔曰元功盛德超前絕後

幾以成務覺在民先

周易曰夫

幾者動之微又曰夫易開物成務孟子伊尹曰天位非之生斯人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

大寶爵乃上天

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孟子有天爵有人爵仁義忠信樂

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

爰始濯纓清猷浚發

楚辭曰滄浪之水清可以

濯吾纓毛詩曰清哲維商長發其祥

升降文陛逶迤魏闕

漢書梅福上疏曰願一登文石

之陛涉赤墀之塗夏侯雅景福殿賦曰乃涉乎文陛以登華殿呂氏春秋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

上心居乎魏闕之下高誘曰魏闕象魏之闕也

惠露沾吳仁風扇越

陸機謝成

慶雲惠露止於落葉

涉夏踰漢政成暮月

楚辭曰江與夏之不可涉夏水名也尚書曰逾

于漢暮月已見上文

用簡必從日新為盛

周易曰簡則易從又曰日新之謂盛德

在上哀矜臨下莊敬

哀矜已見上文論語曰季康子問使民以敬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

則草木不天昆蟲得性

毛詩序曰周家忠厚仁及草木又曰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

昆蟲

我有芳蘭民胥攸詠

芳蘭即上芳若椒蘭也

羣夷蠢蠢震嚴

別嶂爾雅曰傾山盡落其從如雲毛詩曰齊子歸止其從如雲挈妻荷子負

戴成羣莊子曰邠人謂邠王曰挈吾妻子以從王迴首

請吏曾何足云封禪書曰昆蟲閭惺迴首面內漢書曰

昔聞天道仁罔不遂老子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論

彼蒼蒼何興山止菁毛詩曰彼蒼蒼者天殲我四牡方馳

六龍頓轡毛詩曰駕彼四牡四牡項領頓轡喻死也楚

斯民曷仰邦國殄瘁毛詩曰結我車轡於扶桑以留日

齊殞晏平行哭致禮晏子曰齊景公遊於

趙徂昌國列邦軍涕史記曰樂毅為燕伐齊破之封樂

降趙虜曰望諸君而卒於趙潘岳太宰魯公碑曰趙喪

望諸列國同傷家語敬姜曰無揮涕涕以手揮之也

況我君斯皇之介弟左氏傳伯州犂謂皇頡曰夫子哀

感徒庶慟興雲陞左思七略曰闔甲弟之階毀留攢川

沉歸軸禮記曰君殯用輅至于上鄭玄曰攢借叢也

競羞野莫爭攀去轂禮記曰遷于祖

無絕終古惟蘭與菊毛詩曰

塗由帝渚朱軒靡駕楚辭曰帝子降

東首瑩園即宮長夜廣雅曰首向也漢

逝川無待黃金書音義如淳曰瑩

難化逝川已見上文史記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鍾石徒刊

周李陵詩曰嚴父潛長夜茲母去中堂

芳猷永謝

吳越春秋樂師謂越王曰君王德可

墓誌

吳均齊春秋王儉曰石誌不出禮

劉先生夫人墓誌

蕭子顯齊書曰太祖為劉

年下詔為嚙立碑號曰貞簡先生王

任彦升

既稱萊婦亦曰鴻妻

列女傳曰老萊子逃世耕於蒙山

老萊之門楚王曰守國之孤願亦變先生老萊曰諾妻曰

疾聞之居乱世為人所制此能免於患乎妾不能為人

孟氏之女也德行甚脩鴻納之共進道霸陵山中後復

令德一與之齊

曹植王仲道誄曰既有令德材技廣宣

實佐君子簪蒿杖藜

毛詩序曰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

君非隗囂不降志辱身至簪蒿席草不食

異之

左氏傳曰初曰季過異見異缺釋其妻饁之敬

如賓居室有行亟聞義讓

言初居室及於有行俱聞義

曰如不教吾以居室之行毛詩曰女子

丞相

蕭子顯齊書曰蕭丹陽尹悅六葉

流遠尚

漢書曰陸賈遊漢庭公卿間名聲籍甚習擊

稱焉肇允才淑聞德斯諒

毛詩曰肇允彼挑蟲又曰窈

閨鄭玄曰閨門限也蕪沒鄭鄉寂寞揚家

范曄後漢書

成北海人也國相孔融深敬玄屣履造門告高密縣為



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七略曰揚雄  
卒弟子侯芭負土作墳號曰玄冢  
參差孔樹毫末

成拱皇覽聖賢冢墓誌注曰孔子冢在魯城北泗水

異國人各持其國樹來種之其樹林紛維離五味礪

檀之樹魯人莫之識老子曰合抱之木生於毫末公

羊傳曰泰伯謂蹇叔曰爾暫啓荒埏長荷幽隴顯齊

之年老家上之木拱矣夫尊於朝妻貴於室潘岳夏侯

書曰王氏被出今云合葬夫貴妻尊匪爵而重喪服

夫尊於朝妻貴於室潘岳夏侯淇誄曰惟爾之存匪爵而貴

文選卷第五十九



